



學海堂二集卷十

鄭氏詩箋禮注異義攷

桂文燦

國朝  
啟秀山房訂  
藏  
天津  
東

王伯厚謂鄭君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謹案  
范史本傳孔疏賈疏並同此說竊謂鄭三禮注與箋  
異者固多韓說寔兼齊魯禮記緇衣引詩都人士注  
謂三家則亡儀禮士昏禮注引魯詩素衣朱綃皆其  
明證阮太傅云漢時毛詩晚出公卿大夫多從魯說  
鄭箋亦然遵時制也蓋自元成至章和之世毛未行  
而魯爲盛如鹽鐵論列女傳說苑新序潛夫論白虎  
學海堂三集卷十

卷十

一

通所徵引者多出魯詩鄭氏注禮亦然謂僅本韓誤  
矣王氏引先君之思以勸寡人八條以自證其說八  
條之內卽不盡韓陳氏稽古編又舉五十餘條竊嘗  
攷之陳氏之外復有所得有文同而義異者有文異  
而義異者有義雖無大異而文迥殊當訂其文以攷  
其義者徵諸經傳之文以溯源流于三家間出譌陋  
之見以明得失于二說其文同義同文異義同及本  
非鄭氏異義如王氏所舉夏屋之類概弗濫及其鄭  
說實無明文本非異義而正義及近說並以爲異義  
與鄭說文義古奧似異義而寔非異義者間或及之

亦欲發明鄭氏之義而已

關雎君子好逑箋云怨耦曰仇謂和好眾妾之怨者  
禮記緇衣引詩逑作仇注訓仇作匹馮氏登府據漢  
書匡衡傳引詩作仇爲齊詩謹案釋文逑本亦作仇  
是逑匹之逑毛亦作仇非必作逑明甚今本經傳作  
逑箋作仇特爲區別臧玉林謂出後人私改是也箋  
以仇爲怨耦禮注訓爲匹按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  
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與禮注合禮注蓋本于  
韓箋說與左傳及說文合列女傳引此詩云言賢女  
能爲君子和好眾妾郝蘭皋以爲此蓋魯說是鄭本

學海堂三集

卷十

二

魯說以箋毛也魯說以關雎爲康王晚朝之作故好  
仇爲和好眾妾也序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夫  
新昏宴爾之初雖眾媵偕行亦何至卽生嫌怨而待  
和好也禮注爲長而詩箋爲短矣

葛覃服之無斃箋以服爲整言后妃整治之無厭倦  
禮記緇衣引詩斃作射注言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  
子服之不厭謹案思齊無射亦保清廟無射于人斯  
禮記射義大傳引作斃是二字可相通假也鄭注緇  
衣于上文云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故記注云令  
君子服之不厭言不虛也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之

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故詩箋云女在父母之家習之以締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其實記注之義爲長詩義先言葛之可采用繼而言刈穫之功又繼而言以爲締綌終言既成而服之語極有序服之承締綌而言不承爲字而言女在父母之家所爲締綌亦自能令服之者無厭倦不必以服訓整始與序合也

騶虞于嗟乎騶虞毛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箋無說當從毛禮記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注言騶虞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

學海堂三集

卷十

三

謹案許氏五經異義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今詩韓魯說解頤新語引齊詩章句文選注引魯詩傳韓詩傳潛夫論賈子新書竝同是禮注本三家說也許氏異義謹案古山海經鄒書鄒當作周卽王會也騶虞獸說與毛詩同騶虞爲獸雖爾雅未載見山海經及周書王會二者皆先秦古書故伏生尙書大傳先鄭鍾師注並以爲獸且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又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鍾師騶虞狸首皆獸屬采蘋采蘩皆草屬是毛說確不可易箋從毛得之

壹發五豝箋以爲不忍盡殺仁心之至禮記射義注

以爲喻得多賢謹案周官疏引韓魯說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獸而來與毛傳言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合是韓魯說與毛同也而鄭志引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序言庶類蕃殖蒐田以時箋與之合其說長也

燕燕先君之思以勛寡人箋從序傳以爲莊姜送歸妾禮記坊記引此勛作畜注以爲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此詩言獻公當思先君以孝于我釋文云此是魯詩且正義引鄭志云注記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先師謂馬融融雖注毛詩亦述魯詩則陸說是也記學海堂三集卷十四

注云獻公無禮于定姜事見于左氏傳而未云定姜作此詩是箋從序傳之說爲長矣

鶉之奔奔鶉之奔奔鶉之疆疆箋謂居有常匹行則相隨禮記表記引此奔奔作賁賁疆疆作姜姜注以爲爭鬪貌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于下以證君命逆臣有逆命謹案釋文引韓詩奔奔作賁賁言乘匹之貌外傳及左傳呂覽高注同文與記合而義與箋合蓋箋本韓說也記注所本無攷然小序云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三復經文二之字是分指之詞無效尤之

意記禮者引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二語亦是  
章取義詩自以君指小君記自以君爲士受命於君  
之君判然不同且鵠之于鵠亦不可以例君之於士  
記引爲次章而首章先言鵠之奔奔後言鵠之疆疆  
又將何說以處此乎記注之義爲短矣

氓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箋從毛說以體爲兆卦之體  
謂旣卜筮其兆卦之體皆無咎言禮記坊記引體作  
履注以履爲禮言旣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  
之言謹案釋文引韓詩作履云幸也注與韓詩文合  
而義不同當本魯說履禮雖爲古義然男女相奔尙  
學海堂三集 卷十 五  
云爲禮豈其然邪箋說得之

蜉蝣心之憂矣于我歸說箋以爲君無所依當於我  
舍息禮記表記引此注以爲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  
謹案詩人歌詠分章各韵多爲辭異義同此詩首章  
言于我歸處次章言于我歸息此章言歸說當如箋  
說也

候人彼候人兮何戈與祫毛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  
者祫及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  
也是從毛說禮記樂記注引此詩祫作綴云綴表也  
所以表行列也周禮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

令以設候人注禁令備姦宄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  
以爲之下引此詩謹案許氏說文投及也引此詩祓  
作投又投及也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  
而欲入者暫以下驚牛馬曰祓下引此詩夫高縣羊  
皮以驚牛馬則以祓爲表矣許氏古文今文并收是  
說文或說者三家之義而樂記注本之也配戈而言  
投爲正字祓綴並爲借字城郭市里高縣羊皮表列  
道路以驚人驚物何何之有經言何戈與祓箋從毛  
以爲及者是也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箋以爲鷦當濡翼而不濡非其  
常喻小人在朝非其常禮記表記引此注以爲鷦鷯  
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  
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王伯厚謂禮注本于韓詩夫  
經以鷦鳥不濡其翼喻小人不稱其服則箋以爲非  
其常者是如禮注說經上言不濡其翼下當言能稱  
其服不當言不稱其服矣箋說爲長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箋以爲人有以德善我者  
置之于周之列位禮記緇衣引此注以爲示我忠信  
之道謹案箋注異義三家無攷毛傳亦以行爲道禮  
注當本之三家三家或有與毛合者詩有三周行卷

耳大東及此箋並同卷耳周行左氏襄十五年傳引之云能官人也謂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荀子說同此言周行義當不異箋說本周秦古義是也

德音孔昭箋以爲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禮記鄉飲酒義引此注以爲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謹案注與箋異鄭志答張逸云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且左氏昭十年傳引此詩杜注言明德君子必愛民亦以明德指嘉賓不指先王蓋本三家之說夫上章言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下章言我

學海堂三集

卷十

七

有嘉賓鼓瑟鼓琴皆所以樂賓聽者此章言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箋以爲語賓之辭與上下文一例是也正月執我仇亦不我力箋從毛以仇仇爲警警言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禮記緇衣引此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待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我用我是不親信也謹案廣雅仇仇緩也廣雅多魯詩說禮注仇仇然不堅固卽緩之義蓋本魯說也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皆傲慢賢者此傳箋之說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賢之急則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言用賢之緩禮注之說其義爲長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箋以爲魚潛伏于淵又不足以  
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  
退而窮處又無所止禮記中庸引此炤作昭注以爲  
聖人雖隱居其德甚明謹案注與箋異當本三家之  
說據序此爲大夫刺幽王之詩而下云憂心慘慘念  
國之爲虐必如箋說義乃可通禮注失之

小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毛以  
靖爲謀箋從之而以共爲具穀爲善言有明君謀具  
女之爵位神明則祐聽之其用善人必與女禮記表

學海堂三集

卷十

八

記引此注以式爲用以穀爲祿言敬治女位之職事  
正直之人乃與爲友則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謹  
案韓詩外傳引此靖共之共作恭恭與敬義合又春  
秋繁露引此篇下章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四語言正  
直者得福也不正直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下章與此  
章辭旨相類而得福與神與女祿義合董子述魯詩  
者禮注蓋本韓魯說也從禮注說則此章四語與下  
章四語辭小異而旨相近全詩體例多如此注說近  
之

信南山維禹甸之箋從毛以甸爲治言彼南山之野

禹治而土甸之周禮稍人土乘注四土爲甸甸讀與維禹隲之之隲同賈疏以爲韓詩謹案大宗伯若大甸注讀爲田肆師凡帥甸釋文音田左傳衷甸說文引作中甸陳完奔齊以國爲氏故史記有田氏說文田陳也晉語果喪其田音陳呂覽陳駢貴齊卽田駢七月箋古者烝填塵聲同甸田陳亦當同已而廣韻以隲爲古陳字又古有隲侯敦卽陳侯敦甸與陳義本交通禮注本韓詩故與箋異也

都人士狐裘黃黃箋謂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全章注以爲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又謂此詩毛

氏有之三家則亡據正義是鄭本郊特性論語以注禮也左氏襄十四年傳引此章行歸于周二語服注以爲逸詩服氏蓋亦習三家者正義亦謂今韓詩實無此章夫禮言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與序相合箋說長矣緇衣引詩言黃衣與郊特性言黃衣專指大蜡言之異注以爲大蜡之服非經意也

隲柔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云遐遠謂勤也言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禮記表記引此詩遐作瑕注以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謹案

南山有臺遐不眉壽箋亦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義甚迂曲遐不眉壽猶言胡不萬年遐亦與遐同遐遐皆從叚得聲故相通借若必就其本字以釋之則強而支矣箋說非也

文王侯于周服箋以爲爲君于周九服之中周禮職方注引之云服服事天子也謹案孟子離婁篇引此詩趙注謂惟服于周是與禮注合焦氏正義強合箋說非也焦謂趙注多韓詩說是禮注蓋本韓詩疏謂王肅云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眾毛于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曾氏詩毛鄭異學海堂三集卷十

十

同辨謂毛例凡常訓不傳侯君常訓與上章借侯爲維異疏誤竊謂下傳以殷士爲殷侯疏謂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是傳意以侯爲君而箋申毛明甚王肅欲援韓以亂毛耳下云殷士膚敏謂殷之子孫爲周侯者則箋說是也

於緝熙敬止箋以爲敬其光明之德止爲語助禮記大學引之注以爲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緝衣引之注以爲明明乎敬其容止謹案注與箋不同當本三家夫緝熙者言其光明

繼續不已也敬止者言其止居謹慎不慢也故大學

引以證止至善緇衣引之以證慎言行箋以止爲語助違引詩之旨矣卽云賦詩斷章未有本爲語助而引之以證實義者大學上兩引詩一則維民所止再則止于止隅是此止當爲自止之處明甚緇衣注容止之止與自止之處義亦近也箋說失之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箋以易爲移易之易禮記大學引詩宜鑒作儀鑿駿命作峻命注以易爲難易之易謹案漢書翼奉傳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才固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正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戒成王以恐失天下引詩此二學海堂三集卷十

七

語翼氏與蕭望之匡衡同治齊詩紬繹其旨與禮注合禮注當爲齊說夫周所以克殷者以大命也大命所以歸周者修德行仁也何得謂大命不可移易乎禮注得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謂上天之道難知禮記中庸載作栽注以栽爲生物謂上天生物無聲無臭王氏困學紀聞以禮注爲韓詩按漢揚雄傳引載作絳當是魯詩異文師古文選注竝訓爲事與毛義合注與之異則王說近是夫禮注謂文王化民之德清靜如神猶上天生物之德無聲無臭自不若箋謂文王之

德無聲無臭上合于天者其義備也

大明聿懷多福箋訓懷爲思言述行此道思得多福禮記表記引此詩注訓懷爲至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于多福謹案春秋繁露郊祭篇引詩聿作允言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又蔡邕傳引詩李賢注懷來也文選晉紀總論引詩呂注聿遂懷來也亦能恭敬遂來此多福竝與禮注義合儀徵太傅謂漢公卿多從魯說是董蔡竝魯說也注蓋本之以懷爲思自是本義箋說允矣

求福不回箋以不回爲不違先祖之道禮記表記引學海堂三集

卷十

十一

詩注以爲君子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謹案淮南泰族訓引詩言以信義爲準繩也高注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于天性以正直受大福又周語引詩韋注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淮南高韋竝述魯詩者均與禮注合鄭本魯說注禮也後漢蘇竟傳引詩李賢注回違也與箋說合夫以回爲違先祖之道必加數字而義始通詩止言不回何以知其爲不違先祖之道乎記注直捷勝於箋矣

皇矣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箋謂天言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禮記中庸引

之注以懷爲歸言我歸有明德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謹案箋屬天言注屬民言二說不同注當本之三家夫上云帝謂文王苟屬民言其義迂曲矣箋說爲長

文王有聲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箋訓來爲勤非急欲從己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之孝禮記禮器引此棘作革欲作猶適作聿注以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困學紀聞以爲韓詩謹案革聿皆借字文雖異而義不異所異者猶欲爲通字而箋注隨文異訓學海堂三集卷十

三

及禮注以來爲來居耳異文與韓合則此當亦本韓說竊謂大東毛傳爾雅釋詁並以來爲勤釋文本作勅所謂勞之勅之也釋詁又以剪爲勤說者謂卽上云實始剪商之義箋說並與之合且上云適求厥寧適觀厥成皆追述王季勤行之孝之謂也太王實始勤商王季率而行之此王季之孝也文王又率而行之此文王追述王季勤行之孝也來孝爲勤孝上文亦以作欲者爲長矣蓋義當相對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箋云宅居也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

遂居之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禮記坊記引此宅作度注云度謀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謹案箋注異義三家無考禮注以度爲謀亦謂謀居鎬邑與箋雖異而義可通惟箋以成之爲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則與注異竊謂序以此篇爲武王繼文王之業而卒其伐功則箋說爲長且此篇言經營都邑其意皆謂卒其伐功則成之非築成鎬邑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箋從毛以芑爲草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

學海堂三集

卷十

古

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禮記表記引之注訓芑爲枸檮詒爲遺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詒其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謹按後漢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召史佚入則泰顛闕天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引此詩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師古注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與禮注合班孟堅謂說詩者魯爲近之漢書又多魯說班氏當是述魯詩注蓋本魯說也經言豐水有芑當如葦竹蒹葭之類凡生

水者當指草言之則箋從毛爲是下言以燕翼子已  
指子孫言之則上言孫謀必非子孫之孫故箋以孫  
爲順注說失之

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  
妃稷非帝嚳子禮記檀弓注引大戴禮言帝嚳有四  
妃姜嫄爲帝嚳元妃稷爲帝嚳子謹案毛傳以履帝  
之帝爲高辛氏與禮注合史記周本紀王肅引馬融  
注並同史記序詩言魯最爲近史遷蓋述魯詩者釋  
文言馬季長爲毛詩注故馬與毛不異此蓋毛與魯  
同而禮注用魯說故引大戴也疏引韓詩聖人皆無

學海堂三集

卷十

五

父感天而生鄭蓋本韓以箋毛也夫詩溯后稷始生  
之祥均不及父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以其生  
子履武之感動而其父不可攷也不然豈制禮立祀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况姜嫄果帝嚳元妃則棄爲  
嫡子自應繼嚳而立何得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  
子堯而終不及棄乎惟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后稷  
雖感帝武而生實爲高辛氏之胄裔故周人禘嚳也  
箋說允矣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箋謂后稷肇祀上帝  
於郊而天下衆民各得其所無有罪過者子孫蒙福



以至於今禮記表記引詩注謂祀后稷于郊以配天  
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于今謹案箋以祀  
屬后稷注則屬于祀后稷者箋謂無有罪過后稷者  
注謂祀后稷者庶無罪悔二說義異禮注蓋本韓魯  
說吳志引詩志林注謂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  
人郊祀也與箋說合上云以歸肇祀又云誕我祀如  
何箋說是也

既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毛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箋云禮謂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禮  
記表記引此詩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食亦以觀  
學海堂三集卷十  
威儀講德美謹案序云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則禮注是也竊謂箋與注本無異箋申傳義而傳祇  
釋上句禮爲飲酒之禮而事亦飲酒之事耳疏乃以  
禮屬酒而以事屬德果何所見而言耶疏以尸飲五  
獻卿尸飲七獻大夫釋施惠先後貴者得貴骨賤者  
得賤骨釋歸俎此皆飲酒之事何得分屬下句邪以  
此爲飽德視德固淺卽視酒亦淺矣箋蓋以飽德之  
義序既明言故不復及且文義明顯本無所異自疏  
誤釋而陳見桃遂以箋注爲異矣

假樂假樂君子顯顯令德箋以顯顯爲光禮記中庸

引假作嘉顯顯作憲憲注憲憲與盛之貌釋文正義並以爲齊魯韓說馮氏登府以爲魯詩謹案王充論衡以此詩爲美周宣之德王氏述魯詩者周宣中興於斯爲盛馮說似亦可信文武是憲傳憲表也周禮小宰憲禁于王宮謂表縣之憲有顯示之義箋與注雖文義俱異固可通也

係右命之自天申之箋以爲成王官人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救之禮記中庸引此右作佑注以爲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福之謹案箋注異義三家無考此二語並無言成王

學海堂三集

卷十

七

官人明文當承上受祿于天而非承上宜人言也若果承上宜人言下當申言宜民矣惟下言率由羣匹及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乃爲言成王官人禮注是也公劉芮鞫之卽毛以芮爲水厓箋以芮爲水內鞫爲水外周禮職方氏注引此芮鞫作汭泥而以汭爲水名謹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汭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旣雍州川也師古注以爲韓詩是禮注本韓詩也詩釋文云本作汭說文芮草生貌讀若汭是作汭爲正旣泥旣三字均不見說文而見玉篇注云水外曰坵古岸曰泥水文曰泥當以坵字爲正此經承

上皇澗過澗言之孔疏引爾雅李注孫注以正箋說箋申毛義云鞫究蓋讀鞫爲究水經温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徑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此繼二澗言之皆當爲山谿小水鞫爲水外則泃爲水內明矣箋說是也賈疏周公制禮時以泃爲皇澗別名此乃賈氏臆說耳無言不讎箋以讎爲售禮記表記引此注云讎猶答也謹案韓詩外傳讎作酬後漢陳球傳及御覽同列女傳作疇彤弓瓠葉小弁楚茨疇字皆酬也一切經音義酬古文疇列女傳所據當爲魯詩然則韓魯似學海堂三集卷十

六

異實同也墨子兼愛篇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又列女周忠傳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下引此詩又漢書顏師古注無言不讎讎對也並與禮注合禮注據韓魯說也按下言無德不報不讎卽不報之意禮注優矣

桑柔維此惠君箋以惠爲順以惠君爲至德順民之君禮記祭統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注以爲政當施惠下引此詩謹按注以經言惠術故云施惠其實必至德順民而後能施惠施惠者無不順民義得通也燕

燕終溫且惠傳以惠爲順而下云維彼不順是此云  
惠者義當爲順故以惠君爲順民之君也

崧高生甫及申箋從毛以甫爲甫侯禮記孔子閉居  
注以甫爲仲山甫謹案漢張衡傳申伯樊仲實幹周  
邦注申伯及仲山甫並周之卿士杜欽傳仲山甫異  
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猶太息永懷不忍遠去  
鄧展曰詩言仲山父徂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韓  
詩以爲封于齊者誤又韓詩外傳仲山甫輔相宣王  
撥亂反之正下引周邦咸喜是禮注實本韓詩夫韓  
詩之說鄧展已以爲誤則箋說長矣且王風揚之水  
學海堂三集卷十

九

言戍申戍甫戍許均與此傳合所缺者齊耳齊強故  
也尤爲箋之明證也

清廟駿奔走在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  
祭文王時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禮記大傳諸侯  
執豆籩逡奔走注引作逡奔走在廟逡疾也疾奔走  
言勸事也謹案禮注與箋文義俱異當循韓魯之說  
也箋以駿爲大雖釋詁文然諸侯衆士皆來助祭無  
取乎大之義陳見桃稽古編謂與武成傳合可從夫  
武成之駿奔走乃作僞者襲禮大傳之詞而易以毛  
詩之字傳亦取諸鄭箋以爲與古訓合將以欺人耳

何得據此評鄭乎在廟中奔走勸事其行必疾禮注爲優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箋以爲周公率助祭者祭文王於廟能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禮記大傳引射作斃注以爲文王之德豈不顯明豈不承成先人之業謹案射與斃義同字通禮疏引伏生尙書大傳云斃射也言文王之德不顯承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與禮注合伏氏時惟魯詩先出所述必爲魯說禮注本此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德顯明承繼是以人心無或厭

學海堂三集

卷十

二十

倦禮注是也若箋盡屬之祭祀者文王之德豈待祭祀者承繼之豈待祭祀者光明之乎戴東原以不顯屬文王不承屬武王引孟子引書爲證按伏氏書大傳又云清廟升歌者周公歌文王之功德烈德澤廟中惝然如見文王與序說合戴兼文武與序及書傳違非也

有瞽應田縣鼓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周禮大師令奏鼓棘注引先鄭云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棘棘讀爲道引之引下後鄭引此詩

田作棘爲證謹案爾雅郭注引詩與禮注合宋書樂志同爾雅郭注多魯詩說是鄭所據者魯詩也馮氏登府引臧在東說以爲韓詩非是說文申部棘擊小鼓引樂聲也從申來聲申之言引伸也故先鄭讀棘爲引周禮大師言鼓棘小師言擊應鼓亦言鼓棘周禮有應有棘且東山箋云古者聲寘填塵同陳完奔齊以國爲氏史記乃作田氏棘以東爲聲與田聲近而棘與陳形近聲轉故誤作陳又變而爲田故箋以田爲棘耳正義謂棘去來爲申又去上下因誤爲田豈鄭意乎

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箋從毛以基爲始言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基作其注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密靜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謹案賈子新書引此詩云命者制令也禮注以基爲謀而云謀爲政教是以命爲政教也政教制令義近儀徵太傅云兩漢公卿大夫多從魯說新書與禮注蓋竝本此也周禮叔向引此詩釋義與毛傳盡合箋從毛以基爲始方之禮注其說爲長上云昊天有成命謂天早命周爲天子則此命字亦當爲天命而非政教明甚亦較禮注

之說爲長也

泮水思樂泮水毛云天子辟廡諸侯泮宮箋云辟廡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禮記王制天子曰辟雝諸侯曰頰宮注引此詩以辟爲明雝爲和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所以班政教孔疏以爲箋言其形注解其義兩相接成箋注雖異實相通也白虎通詩訓及通典引劉向五經通義並與箋說合臧玉林以爲此魯詩說箋申毛蓋本魯說而禮注本韓說也泮宮見禮王制明堂位禮器而此詩獻馘獻囚等事又與禮出學海堂三集

卷十

三

征受成于學以詵馘告之制合其爲學名而箋說無可疑明甚或據通典魯郡泗水縣有泮水謂僖公築宮於泮水上因名泮宮而以箋說爲非近多從此說謹案非也一統記泗水縣今隸兗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通典之說可信然此水以作泮宮於上故名泮以設舞雩於上故名雩猶淨水以鄆門在其上故名耳水因此詩得名反執水名以亂詩何其惑耶

闕宮夏而楅衡箋從毛以爲楅衡皆設於角周禮封人注以爲楅設於角衡設於鼻謹案許氏說文引詩

云福以木有所畧來衡牛觸橫大木衡字从角从大  
謂橫大木于角也鄭司農杜子春並與毛合箋說是  
也

新廟奕奕箋云奕奕姣美也修舊曰新所新者姜嫄  
廟也周禮隸僕五寢鄭注以五寢爲五廟之寢引此  
作寢廟釋釋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謹案兩都賦  
注引韓詩薛君云言新廟奕奕然盛是箋說本韓詩  
也淮南子高誘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  
相連獨斷呂覽引同後漢祭祀志引此詩劉昭注言  
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  
具以薦新物漢楊雄傳望通天之釋釋師古注通天  
臺名釋釋相連也楊雄蔡邕高誘劉昭並治魯詩者  
是禮注本魯詩也相連相通之義自是作釋釋爲正  
字其作奕奕者或涉韓之異文或爲魯之借字耳新  
廟二字不見他經修舊曰新亦似曲解不若禮注其

義長也

烈祖饌假無言時靡有爭箋訓假爲升言總升堂而  
齊一寂然無言無爭禮記中庸引饌作奏注訓假爲  
大言奏大樂于廟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

謹案箋注不同三家無考左傳昭二十年引作饌晏



子春秋引作奏是作奏者非三家異文也卷阿賓之初筵傳並云嘏大也那傳及此傳並云假大也假爲借字禮注以假爲大雖與毛合然引作奏而卽以爲奏大樂夫奏樂之際鐘鼓喤喤磬筦將將豈有于此時而言語爭訟者卽有言有爭亦必不聞則譏假非奏大樂也且那湯孫奏假箋亦以奏爲奏樂與禮注同箋與注異者注禮在前箋詩在後鄭亦以注爲非也箋說長矣

長發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曰躋箋從毛以湯齊爲至湯而與天心齊以日躋之躋爲升謂

學海堂三集

卷十

十四

聖敬之德曰進禮記孔子閔居引曰躋作日齊注云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齊莊也謂殷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于湯升爲君又其聖敬曰莊嚴謹案韓詩外傳云三王五帝政之治也引詩此語言古今一也又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引詩此語又文選閔居賦注引韓詩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韓詩惟以湯齊爲湯與古帝齊一與毛小異師雖異而說相近也與禮注異蓋禮注所據者魯詩也樂記地氣上齊鄭彼注以齊爲躋齊與躋古字同聲通用湯齊古或讀爲湯躋日躋記引作日齊古詩本必並作齊其或作

躋者此儀徵太傅所謂詩有義同字變之例如褒似  
威之進退維谷四方其順之三章之類也禮記以曰  
齊之齊爲莊夫小宛言人之齊聖文二年左傳言子  
雖齊聖十八年傳言齊聖廣淵是齊亦謂聖也如注  
說非敬聖曰聖乎箋從毛說湯齊之齊與曰躋之躋  
義得相通其說近之

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湯旣  
爲天所命受小玉大玉以與諸侯會同如旌旗之旒  
繆著焉禮記郊特牲郵表啜注謂田畷所以督約百  
姓于井間之處下引此詩綴旒作啜郵謹案啜郵正  
字綴旒假字疏以啜郵爲三家詩是鄭本三家詩注  
禮也儀徵太傅以郵爲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  
表爲井田閒分界之木啜爲田兩陌之閒道皆古人  
饗祭之處是禮注引詩爲證者以詩以啜郵喻湯之  
辭以證所饗郵表啜之義非以詩之啜郵爲卽禮所  
饗之啜郵也禮注本三家詩文異而義無大異也禮  
疏以注所引詩與箋迴殊因釋注謂成湯施布仁政  
爲下國諸侯所在啜民之處所使不離散失注意矣

大事而卜筮並用者常也祭祀卜筮並用則非禮也  
洪範國有大疑謀及卜筮又曰龜從筮從龜從筮逆  
先言龜而後及筮似與周禮簪人國之大事先筮後  
卜者異而義實相同蓋筮短龜長古者以龜爲重故  
凡大事先筮而後卜鄭君謂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  
漸也賈疏謂筮輕龜重故先筮後卜又占人掌占龜  
以八簪卜八頌注將卜八事先以簪簪之與簪人先  
簪後卜義可相證若洪範謀及卜筮先龜者第以龜  
尊筮卑言之非謂稽疑者亦先卜後筮也然卜先於

筮春秋時往往有之左閔二年成季將生桓公使卜  
楚正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僖四年晉獻公  
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二十五年晉卜  
納襄王哀九年晉卜伐宋皆先卜後筮孔疏謂春秋  
亂世不能如禮其說是也惟是洪範謀及卜筮及簪  
人先簪後卜皆卜筮並用而曲禮卜筮不相襲表記  
卜筮不相襲也注大事卜小事筮與洪範簪人互異  
何也曰表記注所謂小事大事與簪人國之大事義  
固有別也按曲禮表記上下文意皆指祭祀卜筮時  
日言故鄭君以魯四卜郊春秋譏之釋不過三之義

而以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瀆龜筮也釋不相  
襲表記注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兩義本相符  
大事小事俱指祀事言之明不得卜筮並用也且下  
經云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注大事有事於  
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也臨  
有事筮之義尤可見孔疏以征伐出師及巡守釋注  
大事以周禮九筮筮更筮咸之屬釋注小事失其意  
矣又周禮太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注國之大事待  
著龜而決者有八注所謂大事固與簪人國之大事  
者同而與表記注之小事大事各別也賈疏乃謂大  
學海堂三集卷十  
事卜小事筮此既大事而兼言筮者凡大事皆先筮  
而後卜混爲一談轆轤愈甚注意既失經文又安能  
有合邪善夫呂氏大臨曰卜筮不相襲至祭祀言大  
事用卜小事用筮在他事則卜筮並用簪人所謂國  
之大事先簪而後卜故晉文納王得黃帝戰於阪泉  
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晉卜伐宋亦卜筮兼用其  
言可謂明辨以哲矣又洪範三人占傳卜筮各三人  
蓋古者旅占必用三人唐孔氏曰如金縢乃卜三龜  
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是也按士喪禮筮宅東面  
旅占注旅眾也反與其屬共占之又卜葬日占者三

人注必三人者欲攷其言異同之多寡而定是非也然卜日占者三人則筮宅之旅占亦必三人可知王伯申尙書云旅占謂順其長幼之序占之猶特牲饋食禮筮者還東面長占注謂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據此可知旅占卜筮必三人也又孔檢討經學卮言云小雅杕杜卜誓偕止會言近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會合之字皆从亼說文解字云亼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此三人占之明證至白虎通著龜篇天子占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殆未定之論第古者卜筮必三人而左傳所載卜筮皆用一人或以爲左氏畧之非也蓋春秋卜筮之禮多不如古誠有如孔氏冲遠所云者且三代卜筮之書春秋時或多闕軼故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而歎周禮盡在魯觀列國卜筮多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如韓戰遇蠱曰千乘三去云云鄆陵戰遇復曰南國蹙云云杜注以爲卜筮書之雜辭者得之婺源江氏疑爲本連山歸藏恐未然也蓋由古籍散軼不得不取世所傳習者以爲依據變亂甚而典冊亡典冊亡而禮制失異乎古之所謂旅占者故不復用三人耳然其中亦有與古合者哀九年晉

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殆亦所謂三人占者歟又僖二十五年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與國語公子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事相反而畧同章昭國語注筮史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夫筮人皆曰不吉是筮者必非一人也且注謂掌三易以辨九筮卽所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然則占用三人不得盡謂不用於春秋之世但用之者少未能悉合古卜筮之禮而已

啟秀山房訂

文王稱王辨

鄒伯奇

文王不自稱王秦漢以來已有其說不必至宋儒始發其覆也流覽古書得九證焉呂氏春秋誠廉篇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按文王將歿猶謂偏伯是未稱王也其證一也首時篇王季慝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學海堂三集卷十一

一

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按此則十三年一月師渡孟津四月甲子滅殷當自武王卽位起數正匝十二年矣不蒙文王年數也則文王並未改元其證二也觀世篇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按此則得太公之時謂文王千乘而非天子其證三也指武篇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按武王伐紂猶自稱爲諸侯稱紂爲天子則文王亦諸

侯矣其證四也孟子公孫丑篇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趙岐注文王尙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按王有天下也有天下始稱王矣文王不能王天下則不稱王也其證五也滕文公篇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趙注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按趙氏說受命是新受紂王之命以勉滕文自新其國非稱王也其證六也禮記大傳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鄭

注云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按鄭云文王稱王早者早於大王王季耳謂載木主號爲文王也曰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者謂與大王王季同爲殷諸侯故竝著之也疏引中候我應失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亦云鄭尙書注久亡予雖博採成編亦不見文王稱王明文惟孔疏云鄭言文王生稱王耳安知鄭當日不作疑詞乎其證七也論衡感類篇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武王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按王充以王迹起於三人故



雖諸侯亦以王號加之則文王之終爲諸侯可知也  
其證八也風俗通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  
三王也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尙  
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  
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曩伐大商勝  
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  
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  
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三  
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闕大王王季皆見  
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按此則稱王之說出於俗儒  
其證九也若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又天壤之大  
義眾庶所曉然宋儒已有發明今不復論

詩十五國風次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  
唐陳鄘曹此爲未經孔子刪定前次第周南召南邶  
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鄘曹幽此爲已經孔子刪定  
後次第知者以正義言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  
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徧歌  
周樂齊之下卽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  
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  
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而知之也  
案襄二十九年傳服虔注言傳家據已定錄之如服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四

此言則是歌齊之下卽當歌魏何以歌幽歌秦然後  
歌魏乎知服此言爲非矣孔以服言爲非亦見詩正  
義若詩譜次十五國風則周南召南譜第一邶鄘衛  
譜第二鄘鄭譜第三齊譜第四魏譜第五唐譜第六  
秦譜第七陳譜第八曹譜第九幽譜第十王城譜第  
十一其周南召南合譜鄭意易明邶鄘衛合譜亦有  
襄二十九年傳邶鄘衛合歌及三十一年傳北宮文  
子引邶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衞衛詩可證惟進  
鄘鄭前與鄭合譜退王幽後當國風之末鄭意待  
言耳鄭所以必進鄘鄭前與鄭合譜者以鄘地卒

爲鄭有作譜之義取其首尾相屬易於攷見本末也  
案鄘鄭譜言鄘之變風始作鄭之變風又作明鄭之  
變風承鄘之變風而作此鄘鄭合譜之意也或據鄘  
之變風作於鄭未取鄘之前鄭之變風作於武公取  
鄘遷鄭之後與邶鄘衛譜言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  
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  
異之爲邶鄘衛之詩者不同及襄二十九年傳鄭鄘  
分歌與邶鄘衛合歌異又傳未有引鄘詩偁鄭詩者  
與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引邶詩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偁衛詩亦異疑鄘鄭不當合譜不知襄二十九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五

年傳小雅大雅分歌與歌周南召南異此詩譜小大  
雅合譜與周南召南合譜同然則鄭君譜詩顯有其  
例矣不得據彼疑之也若然魏亦爲晉有魏唐不合  
譜者蓋魏詩爲魏作不同邶鄘之於衛而未兼魏時  
已先有唐又不同東鄭之於鄘且鄭有鄘地而處之  
晉有魏地以賜大夫畢萬又西鄭之詩已亡東鄭之  
詩皆處鄘地而作晉既不處魏地而唐風十二篇據  
序及譜左方中知有杜之杜以上十篇皆未有魏時  
之作惟葛生序言刺獻公攻戰采芘序言刺獻公聽  
讒可指爲已滅魏後所作之詩而要之晉既不處魏

地卽唐風十二篇全爲滅魏後所作亦不得以唐與

魏合譜况唐風十二篇其十篇皆未有魏時之作惟

葛生采芣二篇爲已滅魏後所作之詩相埒以行乎

此所以魏爲晉有魏唐不合譜也集傳引蘇氏言魏地入晉久其詩疑

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如邶鄘之於衛此蓋

疑而存之集傳又引蘇氏言鄘詩皆爲鄭作如邶鄘

之於衛顧氏曰知錄崔氏吾退王邨後當國風之末

亦廬稿已言其非茲不具

者以王之世次詳於雅頌列邨後而居國風之末正

與雅頌相接此又作譜之義然也據王城譜言始武

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於列序東周之

時乃復追述西周之事則其欲東西周兩相連屬可

學海堂三集卷十一

知也蓋詩十五國風次第自孔子刪定之後編比先

後曾莫之易鄭君譜詩欲其地域沿革相次世次相

近改迻其第此鄭君之舛例也後人倘據鄭君詩譜

次第以疑孔子編比之次第愚矣若執左傳歌詩及

孔子編詩之次第以繩鄭君則又迂矣又正義引鄭

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

直錄存義而已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

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此則指每篇次第言之

非指十五國風次第而言也又釋文序錄言鄭氏詩

譜徐整暘太叔裘隱放隋書經籍志毛詩譜三卷吳

太常卿徐整撰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又有謝氏毛詩譜鈔一卷困學紀聞引隋志但引太叔求及劉炫注一條疏矣今徐氏太叔氏之書已軼釋文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大毛公爲故訓傳授趙人小毛公余氏古經解鈎沈以此一條爲詩譜暘又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正義引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此兩條於詩譜竝無所屬

倘亦暘隱之僅存者歟自詩譜散入注疏本各處已失鄭君之舊據直齋書錄解題言正義備鄭譜於卷首知孔氏正義之舊詩譜亦不散入各處也惟正義中有俛鄭譜云鄭譜亦云者則正義備鄭君詩譜於卷首時已分鄭鄭譜爲二矣又據正義知鄭詩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魏詩則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邶鄘衛之等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近見休甯戴氏刻詩譜魏詩亦如鄭詩不復分之邶鄘衛之等則但於其君之下言某而不言某作是亦未合鄭君之舊也

魯頌車徒數與周禮論語註不同說

吳傳

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祇言徒數周禮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馬融論語注所引則云一車七十二人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皆用之而與魯頌皆不合或謂古者出軍有二法此詩合士徒計之故千乘爲三萬人今按軍行調發數本無常若論一代之典自當有定制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八

賦凡稅斂之事注此謂造都鄙也因引司馬法云云則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畿內都鄙之軍數也又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注此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又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此畿內鄉遂出軍之數也惟畿外侯國之制經無明文疏以司馬法七十二人之數當之蓋據鄭君論語注論語所言千乘之國乃是侯國故也然鄭君箋詩於魯頌此經則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

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與論語注異竊謂此數得之  
疏云天子六軍既出自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  
按如此則天子諸侯之軍制正同不應諸侯徒兵獨  
多二倍以此爲侯國軍制自確但魯非三軍耳春秋  
昭公經舍中軍公羊傳曰復古也解詁謂魯有二軍  
鄭答臨頌亦以爲二軍疏云以其不安故兩解之若  
是三萬七千五百人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  
其事不應減退其數是也今按二軍之數以鄉遂出  
軍之法計之實一車二十五人千乘爲二萬五千人  
舉成數爲三萬人矣何者孔氏廣森公羊通義及大  
學海堂三集卷十一

戴記註皆云一軍車五百乘以一軍萬二千五百人  
分配之五師爲軍師二千五百人車百乘五旅爲師  
旅五百人車二十乘五卒爲旅卒百人車四乘四兩  
爲卒兩二十五人車一乘召南百兩御之諸侯親迎  
君行師從故車百兩矣韓奕言韓侯娶妻亦是君行  
師從故亦言百兩此一師車百乘之明證而天子六  
軍詩言其車三千魯有二軍而頌言公車千乘此又  
一軍車五百乘之明證不以萬人爲軍而故爲萬二  
千五百人奇零之數者以車數爲主故也伍兩旅師  
軍皆以五起數而卒獨以四起數者車數徒數相合

故也四車四兩卒長上士率之授之戟而爲一隊矣  
謂之兩者以二十五人當車一兩故謂之兩古無四  
聲車偁一兩二十五人故亦偁一兩矣鄭本周禮爲  
說自不可易故侯國軍制當舍論語注而從鄭箋魯  
之軍數則當舍詩箋而從答臨頌之說管子之寄軍  
令也古者百人爲卒而倍之爲二百人二十五人爲  
兩而爲一車則亦倍之以五十人爲小戎蓋一車而  
二兩矣不知何時何國更加一兩而爲一車七十五  
人司馬法禱采古制其中容有霸國制度至楚人廣  
有一卒則加至四兩矣此軍法之遞變也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十



曲禮云禮不下庶人注云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  
謹案瓠葉箋云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  
酌名鄭君此箋其誼與曲禮注互相足也曲禮正義  
引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  
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  
行之此張逸通鄭君二誼以言之者也正義引張逸  
而不先引瓠葉箋失之疏矣又案瓠葉云酌言酢之  
酌言醕之瓠葉傳以瓠葉爲庶人之菜則毛意瓠葉  
醕酢爲庶人醕酢也而白虎通云禮不及庶人者謂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士

酬酢之禮也則言庶人無醕酢不同者白虎通以毛  
意瓠葉醕酢爲庶人醕酢其庶人依士禮之意未明  
故言庶人無醕酢以明之至鄭君言禮不下庶人庶  
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毛意於是始明矣又白虎  
通云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瓠葉箋云此君  
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  
朋友習禮講道藝也其義亦相通案甫田箋云禮使  
民鋤作耘籽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  
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瓠葉箋言庶人合朋友  
習禮講道藝亦以進其爲俊士之行矣惟以禮不下

庶人者勉之故以得依土禮者進之也又白虎通云  
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其誼亦與曲禮注不能  
備物之誼相足曲禮注主制禮者不責貧民以禮言  
之白虎通主富民不得越禮言之然則似相反而實  
相足也

月令元辰躬耕帝藉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辰也正義釋經云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故上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又釋注云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則孔氏所據鄭注似作吉亥矣惠氏棟校宋本注疏據正義謂注中辰字當是亥字之譌考南齊禮志太學博士劉蔓云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太常丞何諲之引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則南齊時鄭注有作吉亥者矣及考國子助教桑惠度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七

云尋鄭元以亥爲吉辰又殿中郎顧暉之云鄭元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則南齊時鄭注又未嘗竟作吉亥也案盧植云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是後漢之時並未有耕用亥日之說也鄭氏與盧蔡同時又與盧植同學禮於馬融鄭氏解禮多本師承盧氏旣無用亥之說則古本鄭注諒不作吉亥矣然則鄭注所謂吉辰猶所謂吉日但耕藉陰禮以辰爲主故記別言元辰注

卽曰吉辰鄭注質畧尙未及所以用辰之故盧蔡二氏明之謂耕藉是陰禮故用辰就經解經最得禮記別元日而言元辰之旨宜乎南齊周山文議禮兩引盧蔡之說而不他及也至於丁亥耕藉見於漢文此草創之令非定制也故章帝辛丑耕懷魏烈祖實書辛未自漢至魏未嘗專繫於一辰其謂耕日用亥者大約起於宋齊之間成於南齊之議南齊下博士議禮所說用亥之義謂五行說木生於亥故以亥日祭先農則博士劉蔓議也謂亥爲水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者則太常丞何誼之議也謂亥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者則國子助教桑惠度議也謂亥旣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在茲者殿中郎顧暘之議也桑顧之說與何誼之前一議同正義引皇氏謂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則又與何誼之後一議合正義及南齊博士之議各有取義非無所見而何皇二氏較爲可據考周禮大司樂注云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大蕤賓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嫩嘗應

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應  
鍾以祀地祇而奏大蔟歌應鍾亦取正月建寅之氣  
與辰在娵訾合然則藉田方有事於地以祀先農也  
其用亥辰者諒亦取建寅與亥辰合乎又班固律歷  
志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闔種也  
則建寅之月用亥辰耕藉播種亦其所宜要之亥辰  
雖宜於耕藉此特後世之制而非作記之意彼盧蔡  
二氏祇就經解經而不言用亥職是故歟

元者何善也

盧蔡詒方氏慤云信善無凶荒也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

吉也

鄭

辰者何亥也

皇耕藉之用亥何也天地之數陽始於

亥乾鑿度云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鄭君注云陽炁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故

乾位在西北也天地之數則曷為陽始於亥也陰窮反陽大戴

禮本命云陰窮反陽陽窮反陰亥北方終而為萬物始也乾鑿度云乾漸九月

又云乾者天也終而為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

乾位在十月鄭君注云乾御戌亥在於十月而漸

陽氣藏於下史記律書云亥者該也萬物伏以迎

陽爾雅釋天云在亥曰大淵獻李巡注云言萬物落於亥大小深藏居近陽故曰淵獻淵藏也獻近也

淵藏獻迎萬物終在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微

陽起接盛陰說文云亥亥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故天地之數陽始於

亥也然則耕藉用亥用陽始也後世位黑帝用亥史元

祭祀志云祀先農用亥唐書禮樂志云吉亥祀先農水生萬物稼

穡之事始於先農用亥以見萬物之始稼穡之始亦

耕藉用亥之意也其言擇元辰何也擇者有司之事

也方氏慤云擇日有司之事擇於十二辰之中以亥為元辰擇則

得亥不擇則不得也非謂亥有不善不吉猶有待於

擇亥則無有不善不吉也陽始於亥萬物所始耕藉

用亥其善且吉可知也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注云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孔疏謂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按王肅之說非也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注云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周禮春官籥章國祭蜡則猷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云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是蜡祭徧及萬物非止八神以其尤有功於田故特著之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七

甫田孔疏云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是也鄭氏以昆蟲爲八蜡之一其義甚確按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以鬯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禳及蜡祭是蜡祭者明堂合樂以作動物之祭也

詳惠徵君明堂大道錄

昆蟲動物也夏

小正昆小蟲傳曰昆者眾也猶魂魄也魂魄者動也

小蟲動也鄭注昆蟲毋作云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按昆蟲不止螟螽王制昆蟲未蟄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昆蟲之異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昆蟲渾言之所該者廣鄭特舉螟螽者以其爲害耳月令百騰時起注云言百者明衆類竝爲害是爲害者甚多故鄭加之屬二字也說文虫字解云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蝨从二虫蟲从三虫言蝨蟲而大司樂所致羣物皆悉包之以昆蟲爲之主耳此八蜡所以終昆蟲古人祭祀之精意也蔡中郎亦數昆蟲與鄭氏合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以昆蟲毋作爲八蜡之終禮運因與蜡賓而及四靈以無水旱昆蟲之災

鄭注云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

爲明堂之符其義

一也至貓虎同類本無庸分孔疏云貓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爲二不言與故合爲一也又按郊特牲云饗農及郵表畷禽獸疏云禽獸者卽下文云貓虎之屬是貓虎卽禽獸王子雍分爲二於義乖矣或疑祝辭草木歸其澤則草木當有神八蜡數昆蟲而不及草木孔氏已辨之或疑昆蟲害稼於禮不當祭

近時錢氏潛研堂答問已辨之是八蜡當及昆蟲已



無疑義後儒張載陳祥道去昆蟲而增百種呂大臨  
去先齋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近時蔡德晉  
分郵表啜爲二皆無取焉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九

八蜡無昆蟲非古訓也自王肅始也孔疏謂王肅分  
貓虎爲二無昆蟲案鄭注云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  
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萬物卽統貓虎昆蟲在內  
所以下又云祭百種以報嗇也注云使盡饗之卽索  
饗之謂百種包農及郵表畷言之獨不包貓虎昆蟲  
言之乎周禮春官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  
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  
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  
物春官又云以鬻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攘及蜡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十一

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何得獨遺昆蟲或疑經  
文但言四方百物未嘗明指昆蟲在八蜡之內鄭何  
以知八蜡終昆蟲乎曰昆蟲害稼者也春秋隱五年  
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曰蟲災也甚則  
月不甚則時禮記月令云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是  
昆蟲誌於禮記及春秋誠以蟲之關繫甚大藉使昆  
蟲爲災則先嗇司嗇及農亦空勞樹藝之功而貓虎  
亦空食田鼠田豕而已安能使四方皆順成乎故知  
八蜡必及昆蟲也祭之者祭其神之不爲災耳孔疏  
云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

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說者謂昆蟲害稼於禮不當祭謬矣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而鄭義晦馬昭又難王申鄭孔穎達等亦據鄭破王自唐以後說八蜡有去昆蟲而增百種者謂先嗇一司嗇一百種一農一郵表啜一貓一虎一坊一水庸一有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者謂司嗇一百種一農一郵表啜一貓一虎一坊一水庸一更有分郵表啜爲二而去昆蟲者諸說紛紛皆不言及昆蟲亦以昆蟲爲害稼而不知其當祭之故也至江氏鄉黨圖攷又謂祝辭昆蟲毋作欲先嗇諸神除之耳豈是

祭昆蟲謹案八神之祭各以其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報其樹藝之功若欲先嗇諸神除去昆蟲而祭之豈是報本之意江氏又謂經文明言祭百種以報嗇何得遺之如其說則百種當指穀耶抑指百物耶如指穀而言則先嗇司嗇已爲穀神故詩甫田曰田祖周禮籥章亦謂之田祖郊特牲謂之先嗇竝指神農籥章又有田畷非甫田詩之田畷卽郊特牲之司嗇皆指后稷也何必更祭穀種如指百物而言則旣統八神在內而復以當八蜡之一不幾贅乎至分貓虎爲二江氏亦以肅說爲非而未能直破其說孔疏云貓虎俱

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爲二不言與故合爲一也此說自當推之饗農及郵表啜經文言及故分爲二今貓虎不言及亦不言與則貓虎不分經文已有明證矣至去先嗇昆蟲其說更陋夫去昆蟲者以昆蟲害稼耳然則先嗇爲始教稼之人而可去之乎若夫分郵表啜爲二而去昆蟲則又不知郵表啜一類不言與也錢氏潛研堂答問亦以鄭說爲有據則鄭君之說爲至當也

嘗讀鄭君六藝論以爲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夫三傳皆所以通經也而鄭獨謂穀梁善於經然則經旨以穀梁爲最近左氏公羊未足相方乃穀梁師說在漢已微亦越於今幾成絕學微言大義日就闇晦不深可惜哉嘗試論之六藝論謂穀梁親受子夏風俗通亦以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疏云受經於子夏本於此也是以鄭君起廢疾以爲穀梁近孔子公羊當六國之亡又曰作傳有先後夫春秋屬商微旨斯存親受遺經獨得要領是曰近古其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三

善一也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疏不能言其所出考喪服小記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耐於女君此士大夫祭禮以是差之諸侯有得爲妾母別立廟之義於子祭於孫止鄭引以注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諸侯祭妾母之禮賴此僅存而韋元成匡衡徐邈臧熹等皆據之又莊二十五年言救日之禮僖三十一年言免牲之禮皆足以補禮文之闕佚孫卿之學出於穀梁故傳文如乘馬曰賄衣衾曰綖亦見荀子毛公親事荀卿其傳詩言蒐狩之禮大

侵之禮亦原於穀梁夫舊典遺文具資攷證左氏善禮遜其該博是曰沿聞其善二也運斗樞云夏不田公羊從其說穀梁則云夏曰苗以詩之子于苗及周禮攷之公羊爲短攷異郵龍門之戰死傷者滿溝公羊桓十三年傳本之穀梁則曰其不地於紀也以會者外爲主及內不言戰言戰則敗言之則在龍門城下之說不足據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不地傳云戰衛可互證也雨蝨于宋左氏公羊謂死而墜說與讖合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是雨與墜有別死墜之論亦穀梁子所

不取夫公羊善讖論多誕妄義必宗經異說悉屏是曰卓見其善三也穀梁於內盟之外別著桓盟之例於隱元年傳云不日其盟渝也於莊十三年傳云桓盟不日信也攷春秋內盟不日凡十有九惟隱元年盟于宿僖十九年盟于齊二十九年盟于翟泉文二年盟于垂斂七年盟于扈宣二年盟于拔不日爲卑者之盟餘不日皆惡其渝故傳云不日其盟渝也而自莊十三年至僖十五年則不可以此例言之是桓盟與內盟別其例明矣襄十八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傳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也僖三十

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  
叛京師也證以成十三年經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  
知遂如晉與遂入鄆不同而公羊以爲公不得爲政  
者非也據五經異義公羊穀梁說皆以尹氏卒爲讖  
世卿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  
辭也案後此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齊經  
皆書氏崔氏書氏惟此一見義當殊異何氏難穀梁  
曰卽稱氏爲舉族出尹氏卒甯可以爲舉族死乎膠  
固不通殊不足辨夫言非一端義各有當隨文立義  
務得其實是曰宏通其善四也穀梁以日月爲例案

桓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一事而兩日  
迭書十有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  
晉卒二事而一日兩書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  
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曰先書月後  
書則日月固經之要義也左氏公羊竝畧視之失經  
意矣春秋書春王正月所以尊王而正始也桓無王  
穀梁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  
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耳元年有  
王所以治桓也定無正穀梁曰昭公之終非正終也  
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案春秋上

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餘公無王皆春不書月桓自  
三年至八年皆書春正月二月而不書王自十一年  
至十七年亦然是不可以餘公同日語也二年有王  
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桓無王於曹宋  
之君固無與也隱十年無正以隱不自正然於元年  
猶特書正以正之定於六月書卽位而元年無正昭  
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春秋正名之旨將於是乎在二  
傳亦畧之非也穀梁之例凡入者內弗受二傳以爲  
不有其地曰入然發端書莒人入向而伐莒取向見  
於宣三年是不得以入爲不有其地矣經於鄭伯使

宛來歸邴下書入邴於荆入蔡書荆以狄之惡入之  
義不昭然乎夫經無達例本非確論通其旨要綱舉  
目張是曰明例其善五也突歸于鄭以立惡黜正爲  
惡祭仲而行權之謬論可息用致夫人以立妾爲非  
正而妾母稱夫人之妄說可廢以乾時之敗爲惡內  
子糾爲齊僖之子非魯仇讎納讎子之疑范解自誤  
宋公茲父卒不書葬以爲責其失民則宋襄不顧其  
力之不足於前又過而不改於後失民棄師之咎實  
無可辭公羊以爲盈乎諱不可通也夫是非懸絕詎  
容溷淆發覆闡微經無滯義是曰定論其善六也較



彼二傳有茲六善尋尼山筆削之旨承西河授受之遺誠藝林之津涉麟經之鈐鍵承學之士詎宜忽之若乃一知半解長於左氏公羊者不可殫述高密有廢疾之釋石渠存異同之說此則邵公輕詆無傷日月眚孟辨論所由窮屈者也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七

說文叙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段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江良庭六書說謂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分部卽建類也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卽所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其言建類一首深得許氏之惛然謂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是以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皆爲轉注之字則過矣許以同意相受言轉注則凡非同意而相受者皆不得爲轉注如考之意爲老則考从老爲轉注孝之意爲善事父母孝雖从老不得爲轉注也凡同部之字皆從部首而生而惟以部首之字釋之則意或未盡如武从戈而意非戈必合止戈之意乃爲武信从言而信非言必合人言之意乃爲信此許所謂比類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元

合誼以見指擣也許於轉注則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明不必比類合誼而始見指擣者爲轉注由江氏之說則許君何必舉考老以明之乎江氏又謂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除本誼之外皆段借按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引申之誼不可以爲段借引申因字而得誼段借因誼而得字二者迴殊段借字如來周

所受瑞麥來楚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西鳥在巢  
上曰在西方而鳥棲以爲引申之誼可也疋足也古  
文以爲詩大雅字說辨論也古文以爲頗字以爲引  
申之誼可乎江氏徒見發令字引申有縣令義長遠  
字引申有縣長義故欲以引申該借然殊失許君  
本無其字之指矣且江氏言六書以爲皆具於造字  
之初甚確而其言段借若此則幾無以自持其說矣  
學者不可不審也

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論

桂文烜

後漢書云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據此似鄭君之難何卽邵公亦爲心折者惜其書宋時已佚然卽後儒輯本猶可得其梗概焉試爲平心以論有鄭說長於何者亦有何說長於鄭者如公羊桓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於畱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鄭君發墨守以爲古者鄭國無此事按周語云鄆之亡也由叔妘注鄆妘姓之國叔妘同姓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三

之女爲鄆夫人且據武氏億攷鄭語及漢書地理志晉太康地志言之是周室東遷桓公寄帑與賄於虢鄆之時當有處畱一事其後滅虢鄆十邑而居新鄭遂以畱爲邊鄙此事實存鄭國東遷之始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外傳所述與此傳合又按左氏隱元年傳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注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又云至于廩延注陳畱酸棗縣北有延津又云段入于鄆公伐諸鄆鄆卽成十六年晉與楚戰鄆陵地彙纂案鄆陵與鄆一地也鄆妘姓之國爲鄭武公所滅初仍其故名後改爲鄆陵

耳據此是左傳所述鄭地鄭事又與外傳及此傳合當時實有是事明甚鄭君未攷其實也又僖二十五年傳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何氏墨守引非同姓則不名者爲證案衛侯稱名爲滅同姓左氏穀梁義亦相同且禮云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則尤爲明證後世俗儒不信三禮三傳遂謂晉滅虢楚滅夔皆同姓也曷爲皆不名而獨名燬實因下文衛侯燬卒而誤稱名欲改春秋以就其說爲此說者全不知春秋大義徒以私意億之夫滅虢者虢也虞不假道晉焉能越虢而滅虢故下陽之滅虞師爲學海堂三集

主及再假之道不言滅虢而變文言執所以滅晉之罪而罪虞杜氏不知此義而猥以晉之修祀歸責故不稱名失之虞虢不言滅又安得稱名春秋此事屬辭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魯衛皆秉禮之邦文公又衛之賢君于旄等篇皆美其賢而在春秋責備賢者故特稱名以罪之且書之詳責之備若夫楚之熊摯以廢疾而自竄于夔因屬于楚在巫之陽僻處歸鄉春秋以其不足詳也故畧之又以其不足責也故薄之乃欲以楚同衛夔同邢則春秋之權衡安在乎何說是也又如左氏莊元年傳築王姬之館于

外爲外禮也何氏膏肓據公羊傳于外非禮也以難  
左氏鄭君箴之曰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  
之女故宜築於宮外謹案如鄭說則築宮于外正得  
禮之變何氏豈得據公羊以非左氏魯莊忘父之讎  
不辭王命而爲之主婚此則非禮之大者何氏不此  
之責而反以于外爲非禮失之遠矣又傳騅甥聃甥  
養甥請殺楚子何氏膏肓曰楚鄧強弱相縣若從三  
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若刎腹去疾炊炭  
止沸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楚之強盛從滅鄧以後  
於時楚未爲強何得云強弱相縣謹案鄭說楚之強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三  
盛從滅鄧以後非也劉氏逢祿云據左氏楚武王時  
已合諸侯于沈鹿讓黃伐隨圍鄢敗鄧敗郟覆絞盟  
貳軫矣安得云未強乎是鄭說短矣然何說亦有未  
當何也傳文不過敘述三甥之言耳何氏安得以斥  
左氏乎至其以從三甥之言爲無益則確有卓見鄭  
說非也又傳鬻拳可謂愛君矣何氏膏肓曰人臣諫  
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弑之路左氏以  
爲愛君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鬻拳楚同姓有  
不去之恩謹案如鄭說則同姓之臣似無妨以兵強  
諫矣其可以爲臣法乎左氏此說與公羊以祭仲廢

君爲行權穀梁稱衛輒拒父爲尊祖之見何異故陸氏德明譏左氏稱鬻拳爲傷教害義也又文二年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按杜氏云此時文公諒闇已終卽以僖公薨於十一月言之亦僅及大祥耳固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也何得如杜氏所言耶文公於諒闇之內公然如齊納幣無禮甚矣何邵公譏之是也鄭君乃以爲得權時之禮此爲悖理忘親之極此而以爲權時是天下大非禮之事皆得以爲權時乎鄭說誤已又九年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何邵公膏肓以爲非禮鄭君箴之按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母以子貴故上經書夫人風氏母以子氏故此經書僖公成風與隱元年惠公仲子穀梁說一例杜元凱不達此旨注云追贈僖公并及成風以僖公成風爲二人夫成風爲僖公之母卽爲二人豈有書其子於母之上且以惠公仲子例之尤不合也邵公謂一使兼兩喪此誤已不始于杜以此相難已非又謂於禮爲緩將軍文子何以得爲禮且漢書景帝紀云弔禭祠賄是禭正弔之所用劉氏逢祿乃謂禭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何可通耶何足爲鄭難耶鄭說是也宣二年傳狂狡賂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

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何氏膏肓以爲合於古道鄭君箴之曰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謹案如鄭說是狂狡以小仁而忘在軍之義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何氏反以爲合於古道迂謬甚矣乃劉氏逢祿尙徧袒何說以爲狂狡蓋欲生致鄭人究何所據乎襄十一年傳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何氏膏肓曰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甲兵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

公室失左氏意遠矣謹案鄭說甚合傳義傳言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正見前此二軍尙爲公室之軍此後三軍俱爲私家之軍矣左氏何嘗言尊公室乎鄭說長於何也又如穀梁隱元年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何氏廢疾曰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釋曰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貶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謹案如鄭說則桓未爲君天王無貶妾之禮是何氏據公羊以仲子爲桓母之說非也攷成九年齊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繇則母以子氏春秋之常例也仲子自是惠公



之母孝公之妾矣乃劉氏逢祿申何以爲隱爲桓立  
故以桓母之喪赴於王毛氏奇齡亦誤會左傳以爲  
仲子明係宋武公次女而斥穀梁之說爲無據不知  
桓母仲子死於二年豈有其人未死而天王豫爲致  
賄者耶此揆諸情理而知其必不然也顧三傳之各  
岐其說者誠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  
之妾又一仲子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故也

說本顧氏炎武

惟齊氏召南以爲穀梁之說遠勝於左氏公羊崔氏  
應樞亦從穀梁說知鄭說不可易矣桓四年傳春曰  
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五

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謹案如鄭說則夏亦  
田可於詩證之何氏何得據緯書以駁穀梁乎又攷  
周禮載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  
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則  
穀梁四時田之說正與周禮合鄭說爲當桓十三年  
傳其不地於紀也何曰在紀何爲不地釋曰紀當爲  
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  
不地謹案傳例稱魯皆曰我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  
以國氏來者爲其來交接于我之類是也亦謂之內

若隱元年及者何內爲志焉爾之類是也從未聞有稱魯爲己者然則傳所謂其不地於紀猶之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其不地於蔡也之文相同鄭何得破紀爲己以難何氏乎鄭說未爲得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謹案如鄭說則牙之不言弟已爲惡之似公母弟卒其書弟爲常例然攷范甯云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碁而臣諸父昆弟若稱母弟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此以賢叔肸而破例稱弟據此是傳常例公母弟不當言弟也夫旣不當言弟則牙卒而書公子奚以見其惡耶何長於鄭矣凡若此者或鄭長於何或何長於鄭說經者平心論之可耳

學海堂三集

卷十一

五

